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
“和平转变”的言论

D143

31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
“和平转变”的言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
革命鼓吹“和平转变”的言论**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字数 31,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21 定价（五）0.21元

出版說明

为着适应反对現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我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爭論的几个重要問題，分別編輯了一些資料，供讀者参考。

每个問題的資料分册出版，册数不等。但是一般都包括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論述，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論，現代修正主义的言論，帝国主义的言論或其它有关資料。

因为資料的数量很大，这次出版未能核对原文，譯文也未重新斟酌。如果正式引用，請自己負責校对。

我們希望讀者多提修改、补充、校正的意見，来信請寄人民出版社总編室。

編 者 的 話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馬克思主義隊伍的內部，出現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就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這個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瘋狂地、十分露骨地攻擊、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竭力美化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說什麼“民主國家”已經從鎮壓被剝削者的工具轉變為解放他們的工具；還說，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民主制的道路。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只要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席位，就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們被革命吓破了膽，傳播對革命戰爭的恐懼症，說什麼內戰的前途使“每一個有覺悟的革命者不寒而慄”。他們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誣蔑馬克思主義是布朗基主義，攻擊布爾什維主義是好戰的社會主義。列寧說，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上，最根本的对立，就在

于“和平轉變同暴力轉變的对立”，就在于机会主义者歪曲和遺忘了被压迫階級的解放非用暴力消灭統治階級建立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非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不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公开叛变了无产階級的解放事业，紛紛和本国資產階級站在一起，成为反对无产階級革命的凶恶敌人。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已經是历史的遺迹了，他們的“理論”早已經被列宁駁斥得体无完肤了。但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新的条件下，又在唧唧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說教，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唧唧着。重新讀讀老修正主义者說过些什么，再听听現代修正主义者說些什么，就更容易认清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这就是我們編輯这本小册子的目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一 鼓吹階級合作,宣揚資本主义能够克服自身的矛盾而向前进化	1
資本主义的职能發揮得愈好,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不是要尽快地摧毀它,而是要提高无产者創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延长資产階級社会的寿命	1
随着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工人階級在数量上强大了,統治者的宮殿就会自然而然地崩潰	4
資本主义社会正在进化,資产階級的特权正在不断地向民主让步,談論“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錯誤的了	6
二 宣揚超階級的国家观,反对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	9
資产階級国家已經开始从鎮压被剝削者的工具轉变为解放他們的工具。无产階級通过滲入国家,就可以逐漸地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9
无产階級的政治任务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是使它“趋于完善”,或“引起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12

三	反对暴力革命，誣蔑馬克思主义为 布 朗 基	
	主义	16
	階級斗争的文明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16
	在民主国家内，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街	
	头暴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
	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战争，即使抱着最革命的	
	目的，也会使人类陷于可怕的贫困和野蛮状态	24
	在资产阶级政府的武装优势面前，人民的任何反	
	抗都预定要失败。内战的前途使每一个革命者	
	不寒而慄	25
	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同布朗基主义“完全相同”；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綱領，“彻头彻尾是布朗基	
	主义的”	27
	布尔什維主义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它陷入了	
	对暴力的迷信，相信野蛮暴力的全能	28
四	宣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民	
	主制的道路	31
	民主促成的进步，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也是	
	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原則上已經意味着	
	階級統治的消灭	31
	民主政治会使統治階級自动撤退 它难以保持的	
	陣地	32
	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	
	主义之路	33
五	主張通过取得議會多数的办法和平 发展 到	
	社会主义	38
	无产階級参加議會斗争，能使議會不再是资产阶	

級的統治工具，而成为无产階級摆脱屈辱地位 的最有力杠杆	38
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数的办法来 夺取国家政权	41
有了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作为工人階級解放的 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則就得到了	42
用合法手段发展社会民主主义，比用非法手段好 得多。资产階級宪法能給无产階級提供和平取 得政权的充分机会	43
六 放棄无产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鼓吹改良 主义	45
必須放棄通过“一次災变”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 从事緩慢的細小的日常工作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45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企业公有化、城市地方 民主化和工厂立法等等，可以走向社会主义	48
运动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得什么	51

一 鼓吹階級合作，宣揚資本主義能够克服自身的矛盾而向前进化

資本主義的职能發揮得愈好，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不是要尽快地摧毀它，而是要提高无产者創造剩余价值的能
力，延長資產階級社会的寿命

为了把无产阶级在战斗組織中所获得的道德轉移到它的生产企业中去，尽量增加社会財富和尽可能扩大企业民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財富越多，工人的广泛要求就越容易滿足，最急切地需要帮助的那种最严重的貧困就能够越早消灭。新的制度能够立刻向工人提供的利益就越大。他們就会越热心地保卫这一制度，关心它的繁荣。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越繁荣和发展，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就越美好。

考茨基：《唯物史觀》第二卷（一九二七年）。
《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一九三頁。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一九二七年）。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一六一頁。

要是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摧毁资产阶级社会，那这种责备^①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任务的理解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使无产者能够夺得国家与社会并使其适合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最有力地增强无产者的斗争能力，而这只有用下面这个方法才能做到，就是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而这样我们就延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这是唯一的方法，它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不像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那样，腐朽下去并无声无息地消失，而是使它成为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起点。

考茨基：《五一节和反军国主义斗争》（一九一二年四月）。《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六十一——六十二頁。

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

① 指人们责备他赞成社会改革并不是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而是关心资产阶级社会。——编者注

隶主和奴隶之間也有共同利益。主人穷了，奴隶也就要挨餓，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損失。这种一时的利害一致并不排斥他們之間的长期的階級对立。这种对立也表現在积累問題上。資本家的动力是利潤。資本家为增加利潤而积累。資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愈多，他就能夠积累得愈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資本家來說，最容易的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降低工資和延长工作時間。可是工人之所以关心資本的迅速积累，恰恰是因为資本的积累能使他們达到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資的目的。

考茨基：《國債的經濟影响》（一九一五年四月）。《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八十五頁。

如果社会改革或如某些人所說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工人階級上升所不可缺少的那些条件真的緩和了階級矛盾，那末社会主义就会是徒劳无益的事业。

关于我自己我必須說：如果我确信，无产階級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不断緩和階級矛盾，那末我会感到有責任放棄社会主义事业。我将要非常痛心地说，因为我必須承认，我的一生工作的方向曾是錯誤的。但也可以得到某种安慰，因为對我們來說社会主义只是达到无产階級彻底解放这一最終目的的手段。在目前我們只看到一种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而如果在目前生产方式的範圍內已經达到了同样的成就，这就是說明，我們的目的将比我們社会主义者迄今所想像的更容

易、更简单、更少牺牲地达到。

所以我们应当不带成见地重新考察阶级矛盾的缓和这一问题。假若已经证实，从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必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缓和，以致工人感觉到在资本主义领导下越来越舒适，那末我们就必须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而这并不背叛劳动解放的事业。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二卷。《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一九〇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 阶级在数量上强大了，统治者的 宫殿就会自然而然地崩溃

人们可以这样说：的确，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封建主义，贵族，君主，他们还都掌握大权，他们今天还有足够的力量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正如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反革命的机构一样。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即他们不能阻止工人阶级的发展！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他们不能阻碍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日益增加，尽管他们也煞费心机……工人阶级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必要产物在不断增长，甚至最强大的反动势力在反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方面，归根到底也不能有所成就。而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

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統治者的宮殿不再能抵擋工人階級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潰了。

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一九〇五年）。《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十三——十四頁。

从作为居民中最低层階級的无产階級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权^①是唯一合理的选举权；无产階級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它的人数；只有在无产階級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階級时，只有在資本主义社会已經发展到农民和小資产階級已不再在劳动階級中占大多数时，无产階級才能解放自己。

考茨基：《无产階級专政》（一九一八年），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十六頁。

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工人成为人口中人数最多的階級，同时它也創造了民主胜利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数最多的階級逐漸在国家中取得統治地位，这反过来又影响它的經濟条件。

考茨基：《工人革命》（一九二五年）。《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第一五一頁。

① 指“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編者注

**資本主义社会正在进化，資產階級的
特权正在不断地向民主让步，談論“社
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錯誤的了**

在所有先进国家，資產階級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向民主让步，一方面受着这种民主的影响，同时又由于愈益勃兴的强大的劳动运动的刺激，对于資本的剝削傾向已掀起了一个社会的反动。这个反动，今天固然还很微弱，但它的存在乃是事实，并渐渐将它的势力扩展到經濟生活領域之內。工厂法的制定、地方行政的民主化及其施政範圍的扩大、职工会制度和合作制完全从法律抑压下的解放，以及公共团体所办事业中对于劳动組織的照顾，凡此一切都表示这个进化阶段的特征。所以德国对于工会还能加以压制，这并不表示它的政治的高度发达，毋宁是证明它的幼稚。

然而，現代各国的政治組織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災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所以，那些固执災变說的人，就不得不像这一說的頑固的辯护者所曾經做过的那样，竭力来反抗上述的进化，阻止上述的进化。但是，难道只有由无产階級所作的政权获得才可称为借政治危机而作的政权获得嗎？而且它难道是意味着无产階級对这个階級以外的整个社会独占乃至利用国家权力嗎？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八九九年一月），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三頁。

有着严格等級制的封建制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用暴力来破坏。近代的各种自由制度，在它們具有伸縮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是同封建时代的制度絕然不同的。因此这些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为此就需要有組織和有效的活动。而这是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的。

同上，第一〇〇頁。

把一切解决办法都推到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庫的口号来裝飾它而擺脫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論，如果它的結論被教条主义的理解，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例如我們拿常常被人引用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一章：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來說吧。标题中的趋势一詞已經是警告人們不要把那里表述的命題从它們的上下文割裂开来，按照字面意义加以解釋。虽然如此，这样的观点仍旧一再受到培育：似乎“剝夺剝夺者”指的是必然随着災变开始而且在全綫同时发生的行动。这完全是空想主义地构思出来的。因为纵然不怀疑社会災变能够并且大概将大大加速发展的过程，但它毕竟不能在一夜之間就創造出經濟方式的同时变革所必需的和目前無論如何还不存在的事态的同样性。但是在这期間世界并不是靜止不动的。一定的生产部門或企业部門成熟到这样的程度，这时还听任他們被私人利用以自肥，即使

不至于危害普遍的社会需要，也是不适合的了。此外，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影响在增长着，虽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上述观点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这一角度来看，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这些话有些过分使人设想一种机械的生长。

伯恩斯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八九六年）。